

從六宗教領袖座談會說起 ——香港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對 「九一一事件」的回應

黃玉明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引言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自1978年6月16日在香港會議中心舉辦第一次會議，迄今已走過了二十九個年頭，是一段不算短的日子。

天主教冼梓林先生在《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十週年紀念特刊》提到成立座談會的最大目的：

用意在使各領袖能隨意就某一題目發言，不着形式，「友誼第一」。而事實上，當時籌劃小組諸君都意識到，友誼實可使世界上任何的隔膜都消失於無形之中的。¹

¹ 冼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1988），頁21。粗體為筆者所加。

座談會強調的是以建立關係來消除隔膜。究竟這個目的是如何達成，其中的主題討論又有何功能呢？以下除了簡介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的緣起和分析香港回歸前後的宗教思想交談會討論的主題外，主要以2001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為例，找出當時六宗教座談會討論的主題，並其中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回應，再看兩宗教自身對「九一一事件」的回應，並從中作出比較和評估。

二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的緣起

六宗教領袖座談會能夠順利開始是經過五年的多方努力，而天主教區宗教聯絡委員會在促成此事上功不可沒。²

舉辦宗教座談會的籌劃，是始於香港天主教在梵蒂岡第二屆會議後對《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內容的落實，這宣言提到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反映在各宗教的教理和生活上，³ 故此，天主教有以下立場：

教會勸告其子女們，應以明智與愛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談與合作，為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作見證，同時承認、維護並倡導那些宗教徒所擁有的精神與道德，以及社會文化的價值。⁴

²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慶祝廿五周年紀念設置時間囊儀式致詞〉。

³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1965年10月28日），中國主教團祕書處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臺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1974），頁643～649。

⁴ 周景勳：〈注下結誼與交談的光輝史實——六宗教的脈搏互動〉，《神學年刊》第19期（1998年），頁53～65；<<http://218.188.3.99/Archive/periodical/abstract/A019C3.htm>>（2007年7月2日下載）。

於是，當時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於1972年成立了天主教教區非基督宗教聯絡委員會（現稱天主教宗教聯絡委員會），舉辦拜訪其他宗教及邀請他們參加天主教慶典等交往活動。然後，六宗教於1976年為宗教思想交談會首作交流，自1977年起舉行了四次籌備會議。⁵當時也提到座談會的目的：

為不同信仰的六宗教教友善信，提供更廣博的知識交流，藉以增加大家對各宗教教義、始創、演變及其文化背景等的認識和了解為首要和終極的目的；因此，交談會更以促進參與者之間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共同欣賞和接納為基本的目的。⁶

他們是要從宗教知識交流入手，以致互相尊重、了解、欣賞及接納。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其實是以六個宗教機構領袖為主的，它們是香港佛教聯合會 (Hong Kong Buddhist Association)、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香港孔教團體聯會 (Hong Kong Confucian Association，現為香港孔教學院)、香港中華回教博愛社 (Hong Kong Chinese Muslim Cultural Fraternal Association)、香港天主教會 (Roman Catholic Church of Hong Kong) 及香港道教聯合會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在天主教洗梓林先生眼中，「六個不同信仰的人，不是代表六個個人，而是代表六個宗教團體」。⁷不過，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中華回教博愛社各自都不能代表他們在香港的宗教羣體。前者的會員宗派並不包括所有香港基督教會，只包括那些參與教會合一運動的

⁵ 1977年負責籌備會議的六宗教代表為：天主教的杜逸文神父和洗梓林先生、佛教的源慧法師和永惺法師、道教的梁省松道長、基督教的李景雄牧師、回教的脫維善先生及羽智雲先生，以及孔教的梁隱奩先生。此外，參與的還有田英傑神父和周景勳修士。而第一次思想交談會於1977年舉行。

⁶ 周景勳：〈注下結誼與交談的光輝史實——六宗教的脈搏互動〉，《神學年刊》第19期（1998年）：頁53~65。粗體為筆者所加，以凸顯當時座談會的理想。粗體為筆者所加。

⁷ 洗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頁24。

教會宗派。⁸ 後者只是香港穆斯林建立的不同的、互不隸屬的伊斯蘭機構（起碼17個）⁹ 的其中一個。另一方面，香港也不止有六個宗教，也有印度教、錫克教及猶太教，只包括以上六個宗教或會招來忽視其他在港合法宗教的不公平之嫌。¹⁰

第一次座談會籌劃小組成員為天主教李亮神父和洗梓林先生、基督教協進會的郭乃弘牧師、佛教及孔教的區潔名先生、伊斯蘭教的羽智雲先生，以及道教的梁省松道長。¹¹ 他們首先為座談會擬定討論主題，共有六項：(1) 傳播媒介之道德水準問題；(2) 青年問題；(3) 宗教團體目前面臨的困難；(4) 宗教之發展在本港面臨的問題；(5) 西方文化對宗教的衝擊，以及 (6) 宗教思想交談。¹² 然後，各宗教領袖出席座談會就擬定主題自由分享。¹³

⁸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2004/2005年報〉（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2005），頁17~18。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會員教會包括：香港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世軍、英語循道會、德語信義會、香港日本基督者會、正教會香港及東南亞教區、九龍佑寧堂及香港佑寧堂。根據〈香港便覽〉（<http://sc.info.gov.hk/gb/www.yearbook.gov.hk/1997/cindex.htm>）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http://www.hkchurch.org/Search/ListByType.asp?Opt=DNM_HO），本港現有教會宗派逾50個，而《基督徒日記2007》也記載了35個教會宗派（其中只包括以上基督教協進會會員教會的前6個），這樣說來，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並不能代表整個香港基督教（指更正教）。

⁹ 伊斯蘭機構為：(1) 香港伊斯蘭聯會；(2)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由四個社團組成，它們是香港伊斯蘭聯會、巴基斯坦會、印度穆斯林會及香港達鳴迪協會；(3) 中華回教博愛社；(4) 香港穆斯林聯會；(5) 巴基斯坦會、(6) 印度穆斯林會；(7) 香港達鳴迪協會；(8) 香港中國回教協會；(9) 香港回教婦女會；(10) 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11) 國際伊斯蘭會；(12) 巴基斯坦商會；(13) 香港巴基斯坦伊斯蘭福利聯會；(14) 人民福利服務組織；(15) International Islamic Propagational Movement of Quran and Sunah；(16) Idara Minhajul Quran及(17) 最後的使者運動（香港）。此外，香港穆斯林不僅為華裔穆斯林，也包括非華裔穆斯林，他們來自巴基斯坦、印度、中東、非洲、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英國等地。故此，中華回教博愛社不能代表整個香港穆斯林。

¹⁰ 筆者這樣說並未探究其他宗教是否也曾獲邀請參與。

¹¹ 洗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頁21。

¹² 洗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頁21~22。

¹³ 據周景勳述說籌備宗教思想交談會的共識及演變，舉辦方法原為每年三、四次交談會，每次由二宗教請教內有德望的人士或學者就主題演說；但一開始就是每年兩次，於

出席第一次座談會的六宗教領袖是：佛教有覺光法師、黃允攸居士、果通法師；基督教有白約翰會督、郭乃弘牧師、李景雄牧師；孔教有周有、林仁超、梁以綦；回教有脫維善、羽智雲；天主教有胡振中主教、艾巧智副主教、李亮神父。¹⁴ 可惜的是，是次座談會因擬定主題繁多，而時間不足，故只討論了首兩項，而所得結論主要是六宗教聯合遏止傳媒的暴力和色情渲染，及加強宗教學校的道德培育，¹⁵ 他們要聯合彼此的力量影響道德文化。

從座談會的安排看來，並沒有提供深入對話的機會，而各宗教領袖只就某個時代性題目從他或她的宗教角度作出個人回應。由於事先沒有定下主題討論重點，主要發言人更沒有事先知道對方立場而預備回應，結果是各說各話，或許有些洞見，但不能深入討論。以後的座談會雖有定人按題目演說，但仍未安排回應者，故此仍未引發深入的討論。

三 歷年思想交談會主題回顧

回歸前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歷十九年，自1978年至1997年舉辦的思想交談會討論的主題中，除了1984年討論的「宗教自由」針對了當時六宗教面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及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的確立等社會變遷的需要外，其他主要是宗教信仰、禮儀和個人功修，僅有兩次討論宗教在教育（1980年）和福利（1982年）的社會功能。¹⁶

1986年更改為每年一次，由六宗教邀請教內人士就主題演說。而籌備委員會也改由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秘書處成員擔任。周景勳：〈注下結誼與交談的光輝史實——六宗教的脈搏互動〉，《神學年刊》第19期（1998年），頁53～65。

¹⁴ 冼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頁22。

¹⁵ 冼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頁22。

¹⁶ 回歸前座談會的主題為：「禮拜（1978年）」；「七件聖事」、「三位一體」、「成道三法」、「佛之三身」、「伊斯蘭教之五功」與「三達德五達道」（1979年）；

回歸後探討的主題則側重新世紀、新時代和香港社會的需要。除了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兩次座談會（2002年）外，其他主要提到宗教給予人生正確的方向和希望；它在教育以外，能夠培育道德修養，以致人格完善，家庭、社會及世界和諧。¹⁷ 依此可見，回歸後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更着重探討宗教在社會的積極和正面功能，在教義和生活的不同上的討論相對減少。

不過，宗教對話的主題若僅是各宗教類似的人格完善的功能，其實，便已經促進各宗教對彼此之倫理原則的認識。但是，若忽視對相互間不同的背後理念的理解，包括了解各宗教的立場，以及其教義和文化背景，那麼，這就只屬流於表面的認識和接納，並未能使各宗教建立足夠的信任。當衝突和誤解出現時，便來不及深入探討和正確回應，致使問題可能擴大。

四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對「九一一」事件的回應

除了1989年的民運與1997年的香港回歸之外，能夠引發伊斯蘭教羣體的回應，並眾多的基督教羣體歷時長的回應，莫過於「九一一事件」。

「教育」（1980年）；「靈修與修身之道」（1981年）；「教會辦福利事業——其原則及哲學或教理背景」（1982年）；「成聖之道」（1983年）；「宗教自由」（1984年）；「鬼神」（1985年）；「來生」（1986年）；以及「命運」（1987年）；「苦與樂」（1988年）；「神與偶像」（1989年）；「心靈的環保」（1990年）；「生命何價」（1993年）；「寬容」（1995年）。

¹⁷ 回歸後的宗教對話主題包括以下：「宗教同步邁向二十一世紀」（1998年）；「人生順逆」（1999年）；「香港六宗教對教育的期望」（2001年）；「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2002年1月）；「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2002年10月）；「宗教在香港」（2003年）；「新時代中的宗教修養」（2004年）；「宗教信仰與和諧家庭」（2005年）；「宗教信仰與終極關懷」（2006年）；以及「宗教信仰與家庭（人性）的陰暗面」（2007年）。

（一）「九一一事件」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兩幢大樓先後遭受兩架被恐怖分子騎劫的客機撞擊，以致爆炸、燃燒、崩塌，約近三千人遇難。隨後，位於華盛頓近郊的五角大廈也被一架民航機撞毀。

（二）「九一一事件」後的兩次座談會（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各自立即回應之後）

甲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2002年1月）

周景勳於2002年1月的座談會書刊《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的〈編者的話〉僅提到：「二零零一年發生了一件驚心動魄，震撼世界的恐怖事件，危害了人的心靈。」¹⁸ 他認為要達致世界和平，必須有愛心。而「九一一事件」後，座談會僅以探討仁愛的服務精神來回應變幻和冷漠的社會。

伊斯蘭教楊興文教長以仁愛的服務精神就是伊斯蘭的使命。伊斯蘭的宗教理念包括：(1) 認一主的信仰；(2) 宗教功修；(3) 伊斯蘭律法；及 (4) 道德倫理。因敬畏安拉，而按照天啟的古蘭經而行，謹守五功，繳納天課，向有需要的人施濟，行善止惡。這樣就可以將安拉的慈愛、和平、寬容和福祉，傳播人類。¹⁹

但是，假若社會充滿了不公平和不公義，如何以仁愛的服務精神面對欺壓人的人呢？沒有公平、公義，如何有和平呢？

¹⁸ 周景勳：〈編者的話〉，《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2002），頁i。

¹⁹ 楊興文：〈伊斯蘭的使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頁7~10。

基督教龔立人博士在〈使世界變得更人性，讓人活得有尊嚴：一個基督徒對義工的詮釋〉的探討，就提到愛需要公義。首先，上帝愛世人，給予人尊嚴，向人委身；第二，宗教帶出團體來，而惟有宗教團體才可以推動義工，使之因愛而委身於人。換言之，真正的義工精神，就是因着愛而向人委身。作為蒙恩的基督徒，最能作義工，因為已經領受神的賜予，應該與人分享。根據這個理念，龔博士提到美國轟炸阿富汗是不義和無理的行動，宗教團體作為義工在不義的事情上不可沈默不語。²⁰

伊斯蘭教仁愛的傳播在於因敬畏安拉而順服主命，而基督教則更有耶穌基督為人類犧牲作了最大的愛的榜樣，「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8）「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五14~15）

乙 「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2002年10月）

周景勳於2002年10月的座談會書刊《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的〈編者的話〉則直接提到：「從去年美國紐約發生911的恐怖襲擊至近日的印尼峇里島的恐怖大爆炸，整個世界人類都處於驚恐的不安中」。²¹ 他認為恐怖事件並不能簡約說誰是恐怖分子？誰要受譴責？人生的困境往往因着不平衡、不公平的社會而出現，人應從生命的正確方向來獲得生命的能力，以致能回應困境，解決引致困境的問題。

²⁰ 龔立人：〈使世界變得更人性、讓人活得有尊嚴：一個基督徒對義工的詮釋〉，《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頁11~17。

²¹ 周景勳：〈編者的話〉，《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2002），頁i~ii。

中華回教博愛社的楊興文教長的〈人應該怎樣活〉，是從古蘭經的人生，討論人應該怎樣活，及伊斯蘭對人生的最高追求。首先，《古蘭經》中的人生。人是安拉創造的，活到一個定期，在世是安拉大地的代理人。人分等級，以考驗如何享受安拉賞賜的恩典。人若信道，敬畏安拉，就得到賞賜。安拉創造人的目的就是崇拜祂。第二，人應該怎樣活？(1) 以感謝生命資源的安拉而獲得心靈安靜；(2) 接受考驗，以認主、拜主、求主為人生指南；(3) 善有善報；(4) 祈求恩主恩賜和引導，又盡力而為，必能成功；(5) 不可因個人得失，萎靡不振；(6) 信託安拉，要絕對信任和服從；(7) 人只一次活着，要珍惜人生，善用人生。第三，伊斯蘭對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兩世的幸福與吉慶，要竭盡己能。²²

基督教吳思源教士的〈敬愛生活·認真生活〉，從逆境思想到他關懷的本港「雙失」青年（即是失學和失業）。面對逆境，要相信上帝的愛顧，肯定生命的價值，不要自暴自棄；在行動上盡己所能，努力裝備，積極活好今天；但又在結果方面讓上帝掌管。²³

楊興文教長和吳思源教士都聚焦在個人生命觀上，思想個人如何在天啟下面對逆境。伊斯蘭教看逆境是考驗，只要信託安拉，盡己所能，必定成功。他們看真穆斯林的人生，靠着自我完善的人性，是正面和積極的；基督教則在結果上由上帝掌權。伊斯蘭教的人性仍未臻完善，還需塑造，理想和現實仍有差距，理想的善又如何確保能行出來？基督教在成聖的階段亦然，人性的完全在將來，故此，上帝的主權確保了祂的應許和顯示了祂的全智和能力，叫基督徒能在逆境中相信和盼望。

²² 楊興文：〈人應該怎樣活〉，《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2002），頁23~32。

²³ 吳思源：〈敬愛生命·認真生活〉，《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2002），頁9~12。

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是朝向宗教信徒之間的和諧的目標，但關係在乎彼此間真正的認識，面對「九一一事件」，他們可以立即就此衝突實況探討，以這座談會為平臺作較深入的交流。可惜，他們並沒有把握機會分析和了解真實困境的因由，以及處於困境的羣體；更談不上從他者（包括社羣和政府）應付的責任去尋找如何解決肇因或事件帶來的困境。他們坐失交流良機的情況正正顯示他們對座談會的期望或許不大。

（三）香港伊斯蘭組織的回應

伊斯蘭不僅有不同類型的穆斯林，有溫和的、有激進的。²⁴ 也有不同派系，主要有遜尼派和什葉派，前者為正統派，佔伊斯蘭教的大部分，約80至90%；²⁵ 而後者則只佔小部分。香港伊斯蘭主要為遜尼派，較為活躍的、屬遜尼派的伊斯蘭教團體包括中華回教博愛社和香港伊斯蘭聯會。²⁶ 蓋拉達維博士論教派時認為兩派只在於歷史上的政治權力分歧，而在信仰實質上則沒有區別。²⁷

香港伊斯蘭的反應包括：(1) 發表聲明，為事件死難者祈禱和向其家屬、朋友致以慰問。(2) 分析事件，對外護教，對內加強團結。

²⁴ 〈世紀悲情，心歸何處〉，《時代論壇》，2001年9月23日，頁2。

²⁵ "Sunnis," 大衛·克里斯托編：《劍橋百科全書》，最新修訂版（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1997），頁1004。〈遜尼派〉，《伊斯蘭之光》，<<http://210.0.141.99/integrated/Html/dick/faction/2007-4-17/4855816370.html>>（2007年7月9日下載）。這網站提到遜尼派佔伊斯蘭的90%，有六大聖訓。〈什葉派〉，《伊斯蘭之光》，<<http://210.0.141.99/integrated/Html/dick/faction/2007-4-17/956317.html>>（2007年7月9日下載）。什葉派以政教合一的領袖稱為伊瑪目，遵奉自己編輯的聖訓（四聖書）。

²⁶ 湯開建：〈香港伊斯蘭教的起源與發展〉，《東南亞研究》第6期（1995年），頁48～51。

²⁷ 〈蓋拉達維博士論教派〉，《伊斯蘭之光》，<<http://210.0.141.99/integrated/Html/laws/QA/2007-4-18/6885272300391.html>>（2007年7月9日下載）。

甲 發表聲明、集會、捐獻

《香港穆民先驅》（屬香港穆斯林個人性質出版的刊物）²⁸ 和The Mission of Hong Kong Muslims首先為「九一一事件」無辜的死難者表示哀傷，並向他們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慰問。他們譴責發動這次襲擊的個人或羣體。第二，他們譴責西方傳媒藉這次事件加劇對穆斯林和伊斯蘭教的不利宣傳。第三，他們譴責美國政府不應入侵阿富汗，並呼籲世人小心簡化美國和恐怖主義兩個陣營。事實上，在世界各地都有恐怖主義的罪惡，世人不應在譴責上偏私。第四，他們提醒所有穆斯林《古蘭經》五章35節和六十章4-5節的教導，他們要敬畏主，為主道奮鬥，以致成功；在困境、考驗中要信託安拉。²⁹

主張文明對話的香港伊斯蘭組織也舉行燭光集會，也不止一次邀請教外人士（包括到過阿富汗的人）分享，使人有理解事件的機會。³⁰ 香港伊斯蘭聯會在「九一一事件」後忙於回答外界的詢問，其中主要是「聖戰」的觀念：

自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後，兩個月以來忙過不停。特別於電視播出事件的發生經過後，對各界傳媒的查詢應接不暇，他們的問題主要集中於古蘭經，尤其是「聖戰」一詞的理解。³¹

²⁸ 據口頭消息說，負責《香港穆民先驅》工作人員是香港華裔穆斯林，他們屬遜尼派。該刊物刊載很多伊朗伊斯蘭革命領袖有關「九一一事件」的政治言論，而伊朗屬什葉派的。

²⁹ "Declaration," *Hong Kong Muslim Herald* (July-September 2001), 1.

³⁰ 〈香港基督教大事回顧：香港教會回應美國九一一事件〉，《時代論壇》，2001年12月30日，頁1；網維：〈回顧九一一事件下的香港教會羣體〉，2001年11月11日，頁10。有伊斯蘭人士、駐阿富汗的基督教宣教士及基督教人士出席分享。

³¹ 香港伊斯蘭聯會：〈2001/2002年度報告〉，《香港伊斯蘭聯會第五十四屆週年會員大會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香港：香港伊斯蘭聯會，2002），頁19~20。

自此，有專上學院邀請伊斯蘭教長在他們的研討會演講，有學生選擇伊斯蘭作為功課題目，也有學校以伊斯蘭作為課外活動項目，更有本地和海外傳媒（包括報章和電視臺）的電郵查詢和直接訪問；而教育署有將訪問登載於互聯網上。³² 不僅如此，2004年2月12日，聯會更派代表參與跟其他宗教對話的一個研習小組，有多個宗教團體派代表出席，而其中參與小組的包括一個聲稱基督教的組織Worship Music Society (WMS) 和一個伊斯蘭組織Jihad of the Heart (JOTH)。³³ 筆者只找到網址，對WMS的「基督教立場」不清楚。香港伊斯蘭聯會後來也收集捐獻幫助受美國攻打的阿富汗的難民。³⁴ 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的外務祕書穆罕默德·查域都拉沙也接受《明報》訪問。另外兩位會員也接受香港電臺電視節目"U Slot" 訪問。而主席也出席電視節目"Star News Asia" 回答以巴衝突問題。³⁵

³² 香港伊斯蘭聯會編：〈2002/2003年度報告〉，《香港伊斯蘭聯會第五十五屆週年會員大會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二日》（香港：香港伊斯蘭聯會，2003），頁18。至於2003/2004年度有基督教石蔭堂、Christian Group、香港國際學校、港島中學、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及信義宗神學院探訪聯會。香港伊斯蘭聯會編：〈2003/2004年度報告〉，《香港伊斯蘭聯會第五十六屆週年會員大會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香港：香港伊斯蘭聯會，2004），頁18。

³³ 香港伊斯蘭聯會編：〈2003/2004年度報告〉，頁15。香港伊斯蘭聯會記述：WMS於2003年2月12日成立（網址為<<http://www.worshipmusicsociety.org/index.htm>>），而JOTH則於1996年8月16日成立（參網址：Muslim & Christian Fellowship，<<http://www.jihadoftheheart.org>>，見<<http://www.worshipmusicsociety.org>>），兩組織成立的的目的都旨在促進各宗教間的互相了解，每月有例會。Worship Music Society的使命是 "To connect all people to the Divine, through the medium of spiritual praise music, profound offerings of thanks to a good and gracious God,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s constant presence amongst us. We inspire all to sing to the Lord, who lifts and sustains us through song, beautiful hymns that not only stir emotions, but change lives, day in and day out, giving strength to souls that are weary and wounded, and delight to all who live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³⁴ "Afghan Refugees Still Need Your Aid," *IU Newsletter* (April 2002), 2.

³⁵ 〈公共關係〉，《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年報2002》（香港：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2002），頁39。（其一訪問載於〈回教組織否認激進組織在港設基地〉，《明報》，2002年1月28日。）2003年繼續有非穆斯林、宗教機構和傳媒的訪問：《南華早

美國各穆斯林組織更呼籲穆斯林捐血救危；另一方面也呼籲對美國穆斯林的保護。³⁶ 當美國穆斯林組織開會和作出以上行動協議時，其中華盛頓伊斯蘭協會會長阿爾卡巴西表明如此過伊斯蘭的生活就是聖戰精神：

我們都是穆斯林，情同手足，是一家人；會議的內容和行動規劃就是在真主的大道上的奮鬥（「哲哈德」即所謂「聖戰」）。³⁷

乙 對「九一一事件」的新聞回應

中華回教博愛社和香港伊斯蘭聯會以祈禱、對話及捐獻來回應，而《香港穆民先驅》也表示一般的穆斯林組織和穆斯林的立場都是譴責這次襲擊事件的。³⁸

首先，直接受連累、被懷疑的是身處美國的穆斯林。面對困境，他們必須為當地的中東人，尤其是中東的穆斯林辯護：世人不應簡約中東人就是危險分子。³⁹ 而伊斯蘭是反對恐怖主義的。⁴⁰ 前阿富汗國際支援使團眼科醫院醫務總監陳念聰也說出一個事實，中東一帶的伊斯蘭國

報》、《成報》、中國神學研究院、浸會大學學生、香港大學學生、明愛白英奇專業教育學校及德愛中學學生；而外國傳媒則包括英國電臺BBC Asian Network、南非電臺Channel Islam International及英國電臺Radio Umah。〈公共關係〉，《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年報2003》（香港：香港伊斯蘭青年協會，2003），頁36。

³⁶ 〈美穆民組織臨危不亂體現聖戰精神〉，《香港穆民先驅》（2001年7-9月），頁2~3。

³⁷ 〈美穆民組織臨危不亂體現聖戰精神〉，頁2~3。

³⁸ "No Discrimination in Condemning Massacres," *Hong Kong Muslim Herald* (July-September 2001), 1.

³⁹ 〈美穆民組織臨危不亂體現聖戰精神〉，頁2~3。

⁴⁰ 〈伊革領袖對911事件的分析〉，《香港穆民先驅》（2001年10-12月），頁2~3。

家大都不喜歡伊斯蘭激進分子，因為帶來的是戰爭和貧窮。⁴¹ 事實上，穆斯林是有不同類型的（或是說有真假穆斯林），其中有口稱歸信安拉，但他們的生活卻是出自私慾的偽信者；這種人組成的機構從不與伊斯蘭發生關係。⁴²

第二，伊斯蘭革命領袖譴責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兇徒，同時把眾人的注意力移向世界，提出應該不偏私譴責在世界各地幹下恐怖事件的恐怖分子。他們反對美國借此事為藉口攻打阿富汗。⁴³ 與此同時，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反省以下：(1) 她和英國對以巴衝突的態度（伊斯蘭革命領袖就美國反對恐怖主義這事，認為以色列政權也是恐怖主義。而他們相信美國支持以色列政權是受到襲擊的原因）。(2) 美國過去扮演維護人權和言論自由的角色而推行殖民主義。(3) 現今借打擊恐怖主義為由，打擊中東弱小國家。⁴⁴ 《香港穆民先驅》也反對美國攻擊阿富汗。

⁴¹ 〈陳念聰眼中的阿富汗〉，《時代論壇》，2001年9月23日，頁1。

⁴² 〈穆斯林應自我檢討〉，《香港穆民先驅》（2001年7-9月），頁2~4。

⁴³ "No Discrimination in Condemning Massacres," *Hong Kong Muslim Herald* (July-September 2001), 1-1; "American Extremists Responsible for US Attacks," *Hong Kong Muslim Herald* (July-September 2001), 1. 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兩年期間，美國不僅攻打伊朗（於10月8日開戰），也攻打伊拉克。她聲稱反對全球的恐怖主義。可是她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巨大的殺傷性武器。

⁴⁴ 〈伊革領袖對911事件的分析〉，《香港穆民先驅》（2001年10-12月），頁2~3；"Disclosure of '911' Facts to Take 40 Years?" *Hong Kong Muslim Herald* (September-December 2003), 1-4；〈「9-11事件」是美國自作自受〉，〈<http://www.islam.org.hk/current%20event/message020107b.asp>〉（2007年7月9日下載）。伊斯蘭革命領袖的言論，也是某些基督徒和非宗教徒的政治意見，見維記：〈誰譴責誰？誰寬恕誰？〉，《時代論壇》，2001年10月7日，頁10。「已經有不少的分析告訴我們，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是美國自己偏袒的外交政策埋伏了禍根，因為美國縱容以色列的緣故……雖然這不能因而使是次恐怖襲擊變得合理和正義。」作者維記也質疑我們照單全收美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範疇所訂下的規矩。筆者思想，我們如何在不完全的世界中，委身維護世界的公平、公義呢？簡約的對錯觀，並不叫人信服！但是，無論是誰，使無辜的人（大量！）受害，就算基於甚麼原因，都是不公義的。

第三，屬遜尼派的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 (General Pervez Musharraf) 道出美國報復的目標，依次為：拉登，包庇拉登的塔利班政權，國際恐怖主義。他認為不應是伊斯蘭教和阿富汗人民。⁴⁵

第四，世人應要留意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伊斯蘭教並沒有看是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伊斯蘭不能容忍別人將西方的意識形態，強加在穆斯林身上。伊斯蘭看西方文明將宗教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而伊斯蘭不能忍受生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新聞）遭到西方的操控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如拜金主義）腐化。⁴⁶ 這表示他們對西方軍事的控制和生活各方面被操控的情況反感。

身處美國以外的香港穆斯林，在「九一一事件」上是局外者。不過，他們仍要在法理上，表明重要的立場——他們是維護和平的人，他們也舉行燭光集會，也回應本地和海外傳媒的查詢和訪問，加增大眾對伊斯蘭教的認識。而政治性的言論就見於《香港穆民先驅》。

（四）香港更正教的回應

基督教反應包括：(1) 發出禱文和致以慰問。(2) 舉辦講座分析事件。

甲 祈禱、呼籲和平的聲明、募捐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首先於2001年9月12日發出禱文，並向美國基督教協進會致以慰問。至於個人、堂會和宗派，及基督教機構各自的祈禱，多少不能計算。不同的基督教羣體陸續舉辦祈禱會，其一是基督教

⁴⁵ "Choice of a Lesser Evil," *Hong Kong Muslim Herald* (July-September 2001), 1-2.

⁴⁶ 〈伊斯蘭與西方衝突的本質〉，《香港穆民先驅》（2002年12月），頁2~4。
（阿立譯自Khilafah.com,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 by Sajjad Khan）
（<<http://www.e-prism.org/images/clashofcivilisation.pdf>>〔2007年7月9日下載〕）

協進會又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合辦「世界和平人類復和祈禱會」（約百多人參加）。⁴⁷ 其中請到由阿富汗回來的陳念聰醫生分享：由於以往連年戰爭和伊斯蘭教派系衝突，現今又受美國攻打，阿富汗人失去了盼望，也失去了尊嚴。⁴⁸ 其二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翁偉業主辦的「九一一和平宣言」燭光晚會，由基督教人士、駐阿富汗基督教宣教士，以及伊斯蘭教士分享。出席的伊斯蘭教人士包括穆民國際小學校監田阿里 (Mohammed Ali Din) 和中華回教博愛社楊興文教長。田阿里校監認為恐怖襲擊的原兇還未清楚，美國就出兵攻打阿富汗，是不公平的！這樣只會加深仇恨。（基督教的葉敬德博士當時也曾這樣質疑。）⁴⁹ 田阿里又指出傳媒對「聖戰」誤解，他表示伊斯蘭國家是主張和平的。至於香港多種族裔的穆斯林，其實也常受歧視。楊興文教長以因果報應解讀「九一一事件」，相信是安拉的責罰，而無辜的人受害是被犯罪的人連累。故此，世人要止惡行善。⁵⁰ 其三，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其他宗教人士也舉辦露天燭光祈禱會，表達對世界和平和公義的渴求。藉着兩宗教人士的分享交流，加增了彼此的了解。

其他公開活動包括：發表呼籲和平的聲明、個別堂會對協進會募捐救濟阿富汗人民作出回應、遊行。⁵¹

⁴⁷ 〈香港基督教大事回顧：香港教會回應美國九一一事件〉，《時代論壇》，2001年12月30日，頁1。

⁴⁸ 〈蔡元雲：但願香港人和教會Awakened by Danger〉，《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7。

⁴⁹ 〈聖戰，反戰，公義戰〉，《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1。

⁵⁰ 〈九一一和平宣言燭光集會〉，《時代論壇》，2001年10月7日，頁2；〈美反擊戰火恐掀教派衝突仇恨，關心香港穆斯林〉，《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1。

⁵¹ 網維：〈回顧九一一事件下的香港教會羣體〉，《時代論壇》，2001年11月11日，頁10。

乙 講座——分析事件

1. 基督教的苦難觀：影音使團舉辦，由楊牧谷主講（有近千名信徒參加）⁵²

楊牧谷博士在港演說後，將講稿修訂成書——《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他要說明「九一一的大災難」就是美國人面對的極大試驗，而上帝在試驗人的同時，也供應人的需要。⁵³ 遇到災難，人喜歡追問肇因。⁵⁴ 有基督徒問，是否美國不屬靈，以致被上帝懲罰？⁵⁵（這也是伊斯蘭教的楊興文教長對災難事件的解讀。）⁵⁶ 楊牧谷不贊同這樣的論點，難道上帝（或是安拉）懲罰美國，可以牽連那麼多無辜生命？事實上，人是說不出因果來。⁵⁷ 在災難中卻出現另一感人的事件，就是美國人在事件中及後顯出非比尋常的人性素質（倚靠上帝、愛心、有禮和節制）。⁵⁸ 面對逆境，在羣體中愛的委身是令人鼓舞的。

從思想災難跳到思想上帝的主權，楊牧谷在此處帶出他發人深省的洞見：

⁵² 〈香港基督教大事回顧：香港教會回應美國九一一事件〉，《時代論壇》，2001年12月30日，頁1。

⁵³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香港：天道書樓，2001），頁38～39。

⁵⁴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頁42。

⁵⁵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頁44。

⁵⁶ 楊興文教長在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主辦的「九一一和平宣言」燭光晚會上，就伊斯蘭教義解讀「九一一事件」，認為是安拉對犯罪的人的責罰，而連累到無辜的人。

⁵⁷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頁51。

⁵⁸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頁53。

肯定上帝的主權，是人至終有希望與有能力走出廢堆的原因，因為它告訴我們，在人間綿綿苦難與罪惡之中，若有一個力量與權力是能糾正錯誤的，那就是上帝……也是基督教信仰能為苦難中人提供希望、勇氣、力量，和尊嚴的真正原因。⁵⁹

如此說來，在逆境中，上帝的主權比起人在行善止惡的努力，予人更大和更實在的希望。而人在上帝的主權下應該做一個委身的基督徒。

楊牧谷也提到一些其他當時對「九一一事件」的信息，除了天譴外，其中也提到末世。⁶⁰ 有關天譴，前已提到楊氏提問世貿眾多死難者跟美國政權有何關係。至於末世，楊氏則指摘人將所遇見的災難猜作主再來，亂解歷史。⁶¹

2. 伊斯蘭教的聖戰觀：卓越使團舉辦，由葉敬德、⁶² 溫偉耀⁶³ 及龔立人⁶⁴ 主講（有近千名信徒參加）⁶⁵

基督教卓越使團於2001年9月22日在尖沙咀潮人生命堂舉辦信仰座談會，藉此澄清大眾對伊斯蘭教和聖戰觀念的誤解。葉敬德博士提到

⁵⁹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頁45。

⁶⁰ 明德：〈世紀災難與驚世預言〉，《時代論壇》，2001年10月28日，頁13。當世貿中心受襲，傳媒拿出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 1503-1566)的一首預言詩（譯本：九九九年七月恐怖大王從天而降，安古大王在復活，戰神橫行在前後——比喻敵基督的出現，以致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個「聖經·2000年驚世大預言的網站」也輯錄了諾氏的預言。其實解釋這預言可因人而異。作者指出聖經已明明告訴我們，末世的日子是不可知的，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末世前做些甚麼事，以致能交帳。簡亦微：〈以色列的希望〉，《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10；〈非常的和平方案〉，《時代論壇》，2001年11月18日，頁10～11。簡亦微牧師提出一個信念，末期已到，而主再來時，聖殿是存在的。他認為重建聖殿符合上帝旨意。筆者反思，無論聖殿如何重要，難道上帝會以一個以暴力興建的聖殿為合神心意嗎？

⁶¹ 楊牧谷：《911號外：楊牧谷災難現場的解讀與反思》，頁71～72、75～78。

⁶² 浸會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⁶³ 中文大學宗教系副教授。

⁶⁴ 中文大學宗教系副教授。

⁶⁵ 〈聖戰，反戰，公義戰〉，《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1。

"JIHAD"（譯聖戰），意即以神的方法爭戰，為神道而奮鬥，來建立世界新秩序。而聖戰有分大聖戰和小聖戰。大聖戰指伊斯蘭教徒在世上過完全的伊斯蘭生活。而小聖戰是關注如何除去社會上的罪惡，包括不公平交易、貧富懸殊、靠利息牟利等；也可指在自己國家從事伊斯蘭改革。小聖戰有以「戰爭」換來和平的意思；但戰爭並不一定是打仗。如撰文解釋伊斯蘭觀點，進行傳教活動，以致不斷教育自己，這些都是聖戰，當一切努力都不管用時，他們會用武力。⁶⁶ 溫偉耀博士也指出聖戰主要是指奮鬥、盡力的意思，即為神竭盡所能。但不會迫人信教。龔立人博士則認為沒有戰爭是完全公義的。⁶⁷

香港伊斯蘭聯會和楊興文教長也向非穆斯林解釋伊斯蘭教：

我們希望香港非穆斯林能了解我們的教義，伊斯蘭是和平的宗教，不主張暴力……⁶⁸

伊斯蘭教是以和平的方式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主張信仰自由，反對武力傳教或強迫人入教。

非穆斯林生活在伊斯蘭的國度裏，他的生命、財產、所有人權都受到伊斯蘭法的保護，絕不會受到任何歧視或迫害。⁶⁹

他們強調伊斯蘭教是和平，不主張暴力，不強迫人入教，也不歧視住在他們伊斯蘭國度的非穆斯林。

⁶⁶ 筆者詢問伊斯蘭聯會中人，他提到心靈裏與私欲作戰更被看為重要，而「聖戰」譯名不對，因"JIHAD"一字的意思很廣，所以他贊成用原字，即大"JIHAD"和小"JIHAD"，而搜尋其意思，請參<<http://www.islamonline.net/english/index.shtml>>。

⁶⁷ 〈聖戰，反戰，公義戰〉，《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1。

⁶⁸ 〈宣揚伊斯蘭教〉，《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July 2006), 3。

⁶⁹ 楊興文：〈伊斯蘭教關於宗教對話的看法〉，《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July 2006), 3。

劉楨在《解讀古蘭經》⁷⁰的綜論提到的其中一個《古蘭經》的內容，就是伊斯蘭「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伊斯蘭是順服的意思，穆斯林認為若遵守安拉的道就可以帶來和平。但是，當矛盾出現時，他們必須分清楚戰爭是否正義？首先，信士不可相鬥。第二，要主持公道。（《古蘭經》49:9），即一律平等。⁷¹第三，為安拉的道而戰時不可過分（《古蘭經》2:190）。「不可過分」，劉氏解釋為不可虐待戰俘。王靜齋則解釋為不可先發制人。⁷²《古蘭經大意淺說》則解釋為不可戕害婦女、兒童、老人和傷者，毀敗敵軍的屍體，或破壞農田和傢俱等非正義和粗暴行為，而重點是武力只可在非常必要時及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使用。⁷³第四，若敵人不進攻，並且投降時，不許進攻他們（《古蘭經》4:90）。⁷⁴

伊斯蘭雖然聲稱主張和平，不擅動干戈，但仍會以暴制暴。王靜齋解釋這段經文（《古蘭經》2:190-193）時述說了發生戰爭的背景：

在侯代比葉那年，穆聖暨使徒被古來氏族人所阻，致不能墨克巡禮。結果，由雙方約定，待至次年，穆聖等再來游天房。穆聖方面恐古來氏食言，而又不欲在朝覲內與教敵干戈相見。⁷⁵

這時候，穆罕默德就得到有關戰爭的天啟。王靜齋總結伊斯蘭戰爭的原則就是自衛。他判斷有關「穆聖一手仗劍，一手持《古蘭經》，強迫他人入教」的傳言並不是事實。⁷⁶

⁷⁰ 劉楨編：《解讀古蘭經》（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⁷¹ 王靜齋：《古蘭經釋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頁720。

⁷² 王靜齋：《古蘭經釋解》，頁42。

⁷³ 《古蘭經大意淺說》，《伊斯蘭之光》，〈<http://210.0.141.99/commentary/3.htm>〉（2007年7月13日下載）。穆斯林一方面以穆罕默德的言行為《古蘭經》權威的注釋；一方面又以不同的注釋為豐富《古蘭經》的意思。

⁷⁴ 劉楨編：《解讀古蘭經》，頁37~38。「你們當為主道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但不要過分，因為安拉必定不喜歡過分的人。」（《古蘭經》2:190）

⁷⁵ 王靜齋：《古蘭經釋解》，頁42。

⁷⁶ 王靜齋：《古蘭經釋解》，頁43。

有一伊斯蘭教派發的小冊《伊斯蘭「護教」"JIHAD"之詮釋》，⁷⁷首先，"JIHAD"被譯作「護教」而不是「聖戰」，這是避免誤解而在譯詞上的修正。第二，以前有為自衛而戰，現今已摒棄了這個路線。第三，現今"JIHAD"僅指舌頭和文字的「戰爭」，指藉演說和文字改變人的外觀和內涵。

我們拿着武器憂心忡忡。他人攻擊我們，我們為了自衛而還手，卻自承有罪。我們現在已摒棄了這個路線。為了大家，因他人動武而引起我們武力聲討已不再出現。現在，"JIHAD"僅僅代表用舌頭和文字的「戰爭」。你們的政府有權發射大砲或開槍，但是我們都可隨自己意志以舌頭及文字進行「聖戰」。⁷⁸

第四，"JIHAD"的意思是奮鬥，也可解釋為竭盡一己之力實現偉業。⁷⁹穆斯林是為安拉奮鬥，他們遵照安拉指示之道，為了安拉的公正社會，為了人類全體幸福奮鬥。而他們獲得的利益就只是安拉的恩賜，並沒有任何世界的利益。⁸⁰而小冊也提到伊斯蘭教的改革就是以其教義和理想建立社會新秩序，它的基礎信條是：「只對創造你的真主朝拜。」（《古蘭經》2:21）"JIHAD"就是為達到目標而奮鬥。

由於「戰爭」一詞在過去的使用，是表示為私利或國家的利益而引發的戰爭，而小冊以伊斯蘭教不屬於這類。小冊提到伊斯蘭教的"JIHAD"的目的是為全人類幸福；"JIHAD"在模式上有更廣的含義：不僅用武力除去不公平和不公義，也指其他，包括以捐獻錢財物資去達成理想，以及以演說和文字的力量去促成改革。而小冊表示現今的模式主要是後者。⁸¹

⁷⁷ Abul A'la Maududi：《伊斯蘭「護教」"JIHAD"之詮釋》(International Islamic Federation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1983)。它在馬來西亞印刷。譯名雖為「護教」，但也提到「護教行動」（頁6）。

⁷⁸ Maududi：《伊斯蘭「護教」"JIHAD"之詮釋》，頁3。

⁷⁹ Maududi：《伊斯蘭「護教」"JIHAD"之詮釋》，頁5。

⁸⁰ Maududi：《伊斯蘭「護教」"JIHAD"之詮釋》，頁5~6。

⁸¹ Maududi：《伊斯蘭「護教」"JIHAD"之詮釋》，頁6。

此外，為安拉的道而戰的，無論導致殺人或被殺，都有天園的代價（《古蘭經》9:111）。而在與不奉伊斯蘭教的人戰爭後則要求那些人賠償（《古蘭經》9:29）。⁸²

當美國於2001年10月8日與阿富汗開戰，要摧毀塔利班政權，清剿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時，基督教的龔立人就此事感歎以暴易暴只會帶來更多的暴力。⁸³ 而龔博士早已表示世上沒有任何戰爭是完全公義的。⁸⁴ 李耀全牧師也提到以善勝惡和惡有惡報是公義神的旨意。「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羅十二19）⁸⁵ 起碼，開戰的國家必須謹守公義戰爭的原則：(1) 要有合理公正的原因；(2) 合理的目標；(3) 只攻擊軍事目標；(4) 要有得勝把握；(5) 獲得的善大於導致的害。⁸⁶ 筆者不能認同任何牽連到無辜的人的暴力，因為這跟報復和秉持公義毫無關係，因為無辜的人根本不是仇敵。故此，開戰國若要在戰爭中不成為如敵方般傷害無辜的罪人，除了第一項，謹守第三項是至為重要的。

⁸² 「當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經的人，你們要與他們戰鬥，直到他們依照自己的能力，規規矩矩地交納丁稅。」（《古蘭經》9:29）

⁸³ 龔立人：〈將刀槍打成鐮刀〉，《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2。反對的聲音不止一把。〈美國，你是人不是仁？〉，《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11。

⁸⁴ 〈聖戰，反戰，公義戰〉，《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1。

⁸⁵ 李耀全：〈九一一與饒恕〉，《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9。

⁸⁶ 〈聖戰，反戰，公義戰〉，《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1。

3. 文明衝突：宣道出版社、紐約神學教育中心及《時代論壇》合辦，
由丘放河、郭鴻標、鄧紹光及李錦洪主講（約二百五十人參加）⁸⁷

宣道出版社、紐約神學教育中心及《時代論壇》在2001年11月3日舉辦「亂世危情——『九一一事件』的摧毀與重建」講座，紐約神學教育中心總監丘放河牧師、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郭鴻標博士、信義宗神學院神學與文化副教授鄧紹光博士及《時代論壇》社長李錦洪從第一身感受、宗教分析、神學觀點及全球局勢討論事件。

其中郭鴻標博士論到有媒體以亨廷頓 (Sam Huntington) 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文化衝突的理論詮釋美國打塔利班之戰。⁸⁸ 郭氏認為太簡化了，其實兩方面都屬於政治宗教化。並且當知道美國已經世俗化，便不可說成是信奉基督教的國家。有關文明衝突的理論，一般都認為「九一一事件」為政治性因素過於宗教因素。⁸⁹

郭博士提醒我們，「文明衝突」並不必然與行動層次的衝突有關：

⁸⁷ 〈亂世危情——「九一一事件」的摧毀與重建〉，《時代論壇》，2001年11月11日，頁1。滕張佳音：〈九一一災難反思——美國遇襲事件有感〉，《真理報》（2001年10月）〈<http://www.truth-monthly.com/issue97/0109mt08.htm>〉（2007年7月3日下載）。滕師母也提到阿拉伯世界的價值觀與西方歐美的價值觀不同，並伊斯蘭教世界觀與基督教精神為基礎的西方世界觀的對壘。筆者認為政治手段可叫人說非成是，故此不應輕忽雙方的政治目的。也不可同意將政治的問題看為宗教的問題，因為宗教根本不容許人以暴力來達成宗教的目的，若嘗試當作宗教問題來解決，根本解決不了恐怖襲擊的問題。

⁸⁸ 郭鴻標：〈美國遇襲事件的反思：由「文明衝突」至「全球倫理」〉，《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10。

⁸⁹ 〈出兵有理，濫戰失義〉，《時代論壇》社評，2001年9月30日，頁2。〈伊斯蘭信徒克己反暴〉，《時代論壇》，2001年9月30日，頁2。

眾所周知，世界有各式樣的文化、生活方式、思想形態，彼此有極大的差異乃無可避免的事實。文化間的差異是否必然構成衝突，就要視乎大家如何處理問題。同時「文化衝突」可以指概念層次彼此有矛盾，互不相容，卻不表示在生活上必然產生敵意與對立。⁹⁰

郭氏又在世人對孔漢思 (Hans Küng) 的「沒有宗教間的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認同上，指出了重要的事實——以這並不對應中國歷史鮮有宗教戰爭的情況。他更在文章中指出不小心引用文明衝突的理論會傳遞並不必然存在的民族和宗教仇恨的信息，而他看好對話在推動全球倫理的意義。⁹¹

(五) 小結

兩次座談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服務精神」〔2002年1月〕和「生命無價寶·逆境當自強」〔2002年10月〕）強調的是，其一，以愛面對變幻和冷漠的社會。基督教有耶穌基督的委身作了最大的愛的榜樣，激勵信徒也向別人作愛的委身，從而為主基督而活。其二，以正確的人生方向面對逆境。除了信託神，盡力而為外，伊斯蘭教導的是因果報應，而基督教則在結果上交由上帝掌管。

然而，從座談會以外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回應，使我們對「九一一事件」獲得更多的認識。首先出現的問題是，誰是恐怖分子？其一，一般的穆斯林組織和穆斯林（包括伊斯蘭的革命組織）都反對恐怖主義。其二，伊朗伊斯蘭革命卻指摘美國支持恐怖分子，即以色列政權，因而受到恐怖襲擊。究竟應該為恐怖襲擊負責任的，是拉登？還是

⁹⁰ 郭鴻標：〈美國遇襲事件的反思：由「文明衝突」至「全球倫理」〉，頁10。

⁹¹ 郭鴻標：〈美國遇襲事件的反思：由「文明衝突」至「全球倫理」〉，頁10。

美國政權？事實上，伊斯蘭革命組織質疑誰是恐怖主義時，就是帶出他們公義的訴求。而基督教的鄧紹光博士也感慨大眾不平衡地關注世界上發生的災難，「九一一事件」遠較以色列和中東的戰役受人關注。有基督徒也提到三年前盧旺達屠殺，死亡人數達五十萬人，但是，回應的時間和規模都不及這次「九一一事件」。⁹² 故此，社會實在顯出不平衡、不公義的情況；而我們的回應也是相當不平衡的。⁹³ 在對世情包括政治的理解與關懷，並道德的熱誠和行動上，我們都需要從自私、冷感和麻木的習性中蘇醒過來。

天主教的周景勳面對政治問題，也認為確實不易簡約判定誰是恐怖分子、誰應該負上責任。但他意識到事件的肇因必與社會的不公平有關，而人生的正確方向應該能夠為人提供出路。基督教的龔立人認為基督徒有愛，就應該對不公義和不公平發出判語。面對困境，伊斯蘭相信善惡報，也報於今世和來世；基督教則相信上帝掌管現今和終極的結果。無論如何，兩宗教都叫人反省，人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故此，無論襲擊美國的恐怖分子，或是美國政權，都應該為自己所作的作出反省。而美國要謹慎，不要過度倚靠軍事和經濟力量，倒要正視道德責任，以免她面對更大的危機。

筆者承認，對不公平、不公義沈默不語是個人或羣體的不義，在戰爭中屠殺平民是國家的罪，需要譴責和公義的審斷，並且不應讓這些不義延續下去。與此同時，當前的恐怖主義也必須接受歷史的公斷和法律的制裁。

⁹² 網維：〈回顧九一一事件下的香港教會羣體〉，《時代論壇》，2001年11月11日，頁10。

⁹³ 筆者相信「九一一事件」容易令人認同，除了從電視新聞親眼目睹兩幢建築物倒下的災難情況外，也可考慮到恐怖襲擊遠較地區性戰役更有可能發生在世界上任何人身上，而到美國做生意和求學的人也不少。故此，不少人會認同生命受威嚇的感受。

第二個問題是，災難的肇因是甚麼？是基督教的上帝還是伊斯蘭教的安拉在懲罰美國呢？美國西岸羅省基督教聯會會長王志學提到「上帝懲罰美國」這個當時浮現在部分基督徒圈子的看法，他認為基督徒是太快為上帝發言了。不過，他隨即就此事件指出美國作為超級大國，一向倚靠經濟和軍事力量，經歷這次災劫，兩幢巍峨的世貿中心瞬間倒下來，應該反省並學習重新謙卑倚靠上帝；此外，更要秉公行義，才能過和平的日子。換言之，美國要在逆境中糾正過來，免致面對更大危機。

基督教楊牧谷博士不以「九一一事件」為上帝對美國的懲罰，因為美國政權與經歷苦難的世貿中心上班的人難以連上關係。他卻看為考驗，並且強調上帝的主權，相信在上帝的應許及上帝的恩賜下，上帝的主權就成為人的盼望，使人在考驗中繼續向神委身。這與伊斯蘭教的人生考驗相若，但不同之處是，基督教教導的是上帝掌權的人生觀。其實，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信奉上帝的主權，其中也有信奉人的自由意志的亞米紐斯派。不過，相較之下，信奉上帝主權的基督徒就更具基督信仰的獨特性。

因果的假設並不是絕對的，起碼基督教並不這樣想。如舊約聖經中的約伯，並不因為犯罪而面對苦難（伯一至二章）。新約聖經也記載那生來瞎眼的，其身體缺陷不是因為個人或家人的罪（可八章）。⁹⁴

災難事件是因為文明衝突造成嗎？究竟指甚麼文明衝突？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教文化的衝突？西方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衝突？或是西方現代化富裕文明與穆斯林社會貧窮落後文明的衝突？就這些問題，筆

⁹⁴ 不止於此，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有一根刺（林後十二7）；以巴弗提曾患重病（腓二26~27）；提摩太胃口不清，屢次患病（提前五23）；特羅非摩也曾生病（提後四20）。此外，還有很多信心偉人在短暫的人生乃至死相信上帝的應許，但卻未得着。他們仍帶着信離世，等候應許終極的實現。他們都不是因犯罪、受上帝懲罰，卻是受上帝的考驗，這個考驗超越今生。

者有三方面反思：(1) 種族、宗教思想及文化多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筆者也相信在生活上接納多元的存在，而不絕對化一元，是很重要的態度。(2) 面對良善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對話只是加強認識、減少誤解。而各宗教人士都各自努力實踐他們的宗教倫理，雖然理想和現實的差距跟思想文化的不同一樣，難免存在，但是恐怖分子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追隨大家的倫理規矩，也免談對話，所以惟有法律，甚至軍事制裁才可以秉持公義。(3) 貧富懸殊的普世問題，是社會人士和政府都需要面對的事。尤其是處於社會邊緣或遭戰火蹂躪的穆斯林，他們實需要別人為他們尋求公義。

第三個問題是，美國可以執行公義，以戰爭來將行兇者繩之於法嗎？有人提到：誰是完全無辜的——可以審斷別人呢？⁹⁵ 又有人提到不可以以暴易暴。⁹⁶ 甚至，暴力只會帶來更多的暴力。⁹⁷

但是，筆者也要提出一個問題，世上可有完全人去審斷此事呢？沒有完全人是否就不需要執法呢？那麼，政府制度的意義何在（羅十三1~7）？筆者非常同意龔立人博士對事件的嚴重性評估：事件揭露的惡是極大的，因為恐怖分子殺害無辜人的生命（騎劫飛機），藉之再殺害更多無辜人的生命（撞擊世貿中心及五角大廈）。⁹⁸ 恐怖主義的罪惡是獨特的，因為它不在戰時也行使暴力，更不依戰爭規矩而攻擊民居，這種暴力可算是無法無天，並且叫人防不勝防。在任何天啟經書，都沒有記載這樣的上主命令。筆者也相信開戰國家也是為着和平的。而對行使暴力的人忍讓，就是對無辜的人不公義，並且也可能進而引發更

⁹⁵ 〈世紀悲情，心歸何處〉，《時代論壇》，2001年9月23日，頁1。

⁹⁶ 〈世紀悲情，心歸何處〉，《時代論壇》，2001年9月23日，頁2。

⁹⁷ 龔立人：〈將刀槍打成鎌刀〉，《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2。反對的聲音不止一把。〈美國，你是人不是仁？〉，《時代論壇》，2001年10月14日，頁11。

⁹⁸ 龔立人：〈從無奈到委身〉，《時代論壇》，2001年9月23日，頁2。

多的人禍。對於不講仁愛、公義的人，若不按法理制裁，就是縱容，這無論對對方或是無辜的平民，都不是仁愛，而惡也不會因此被除去，和平和公義也不能建立起來。當然，首先要考慮有沒有比戰爭更好的辦法！

《時代論壇》社評的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不仁的年代，上主的恩情不變。當禍患來時，人們常尋問『上帝，祢在哪裏？』在一片狂嘶喊叫中，有溫柔慈聲在屬主的人心間響起：『在捨身忘我的救援，在生死邊緣的伸手，在心靈回轉的泣禱中，上主，就在這裏！』」⁹⁹

五 結語

「九一一事件」可說是香港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1989年民運和1997年回歸後引發最大社會迴響的一件事；而它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也有着直接關係。至於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也確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宗教對話機會，冼梓林也這樣讚揚座談會：

試問歷史上，世界上有沒有這種座談會？相信除了此時此地的香港外，若有，也是鳳毛麟角了！¹⁰⁰

但是，事實上，座談會卻沒有針對社會情況而作出切題的討論，以致達成它的理想目的——藉之增加各宗教對其他宗教教義、始創、演變及其文化背景等的認識和了解；並在接觸中增進友誼。相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卻需要在座談會以外另闢蹊徑，作宗教對話以增加彼此的了解，致減少教義上的誤解和文化上的衝突。

⁹⁹ 〈新世紀，從從「九一一」開始〉，《時代論壇》社評，2001年9月23日，頁2。

¹⁰⁰ 冼梓林：〈宗教領袖座談會起源及發展〉，頁24。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回應活動都有試圖聯絡其他宗教人士（特別是伊斯蘭教的）共同參與。¹⁰¹

自「九一一事件」以後，不同的香港團體都自行找尋渠道認識伊斯蘭，而香港伊斯蘭羣體也存開放的心；

伊斯蘭一向給人神祕的印象，一般香港人也不大清楚伊斯蘭所信的是甚麼，是怎樣的一個宗教，他們好奇想知道，但不知道從甚麼渠道去了解有關伊斯蘭的事情，只偶爾從新聞聽到伊斯蘭教或穆斯林。

不過，漸漸地愈來愈多個人及團體與伊斯蘭聯會聯絡，要求到愛羣道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參觀、交流及訪問，希望藉此增加對伊斯蘭教的認識。

參觀者包括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老師、神學院學生及其他組織。甚至，曾經有一間幼稚園學生到來參觀。¹⁰²

故此，在六大宗教領袖座談會之外，有新的、直接的渠道發展，一方面表明加強認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顯出原有渠道的不足。

對於對話，自舉辦座談會以來，就可見伊斯蘭教是存開放態度。伊斯蘭教的楊興文教長從《古蘭經》為對話作出解釋：

下面請看《古蘭經》中關於同有經典的人（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的對話：「你說：『信奉天經的人啊！你們來吧；讓我們共同遵守一種雙方認為公平的信條：我們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事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類為主宰。』」

如果他們背棄這種信條，那末，你們說：『請你們作證，我們是歸順的人。』」（《古蘭經》三64）

¹⁰¹ 網維：〈回顧九一一事件下的香港教會羣體〉，《時代論壇》，2001年11月11日，頁10。

¹⁰² 〈宣揚伊斯蘭教〉，《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July 2006), 3。

「除依最優的方式外，你們不要與信奉天經的人辯論，除非他們中不義的人。你們應當說：『我們確信降示我們的經典，和降示你們的經典，我們的主和你們的主是同一個主，我們是歸順他的。』」（《古蘭經》二十九46）¹⁰³

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對不同宗教採友好態度；對有經之人更願意開展對話。但是，在座談會中，參與的人不僅是有經之人。

對話帶來理解、接納及友誼。不過，筆者認為六宗教領袖只限於議論性的回應，效力相當有限；倒是美國政權和恐怖主義者的決定卻帶來極大的影響。故此，我們極需要有良好的知識份子委身傳媒和政治，參與訂立、執行及監察政策等事。這樣才能有效地改變社會、世界的不平衡和不公義。

「九一一事件」引發了香港社羣對伊斯蘭教的興趣，有不少個人和團體在該事件後申請到伊斯蘭中心參觀、交流和訪問，藉之加增對伊斯蘭教的了解。¹⁰⁴ 可見社會人士相信接觸伊斯蘭教能增加對它的了解和接納。座談會是很好的機會，而六宗教領袖應考慮擴闊對話的羣體，擬訂更適切的探討主題。並且，在宣傳、推動及出版上盡更大的努力。

¹⁰³ 〈伊斯蘭教關於宗教對話的看法〉，*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 (July 2006), 3。

¹⁰⁴ 〈宣揚伊斯蘭教〉，*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 (July 2006), 3。

撮 要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自1978年起舉辦至今，強調的是建立關係。本文就「九一一事件」探討當時六宗教座談會其中的香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回應，而研究範圍也延伸至座談會以外。

事實上，座談會並沒有針對社會情況而作出切題的討論，以致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需要在座談會以外另闢蹊徑，作宗教對話。

ABSTRACT

The Symposium of the Leaders of Six Religions is held regularly since 1978. It aims to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ix relig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9.11 Incident, exploring the subjects raised in the Symposium and comparing the responses from the Islamic and Christian sectors in Hong Kong. And more researches are kept going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study in the Symposium.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discussions engaged in the Symposium do not necessarily cover the subject thoroughly, the Muslims and Christians thereby need to make way for further dialogues beyond the Symposium.